

土著河姆渡人

费海凌 著

费海凌

作品



土著河姆渡人

费海凌
著

TUZHU HEMUDU REN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·桂林·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土著河姆渡人 / 费海凌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4.9

ISBN 978-7-5495-5826-1

I. ①土… II. ①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84093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1)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 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桂林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(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: 541100)

开本: 720 mm × 960 mm 1/16

印张: 30.75 字数: 470 千字

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 001~1 500 册 定价: 4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序 ...001

第一部 ...005

第二部 ...101

第三部 ...243

第四部 ...384

序

一

河姆渡人是无辜的，他们与世无争，从不造反。但也许，那些只是聆海的错觉。

河姆渡人的无辜可以追溯到鸿蒙时代，盘古开天地那日起。五千多年前的那场大海侵，发生在农历二月十七日，上帝的洪水淹没了河姆渡土地。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，天上的水闸也打开了，大雨降在地上四十九昼夜，洪水海侵淹没了普天下的高山。不管是空中的飞禽，地上的爬行动物，不管是走兽，也不管是人类，上帝为了消灭充满暴行的以色列人的远古祖先，降洪水，淹没宇宙大地整整一百五十天。

从舟山群岛到宁绍平原，再至钱塘江北岸，顷刻间，河姆渡人淹死沉坠在海底，他们的海底曾是他们的家园。生死大限无故来临，洪水广大无边，海涛漩涡万里。幸存的河姆渡人不可自主地沉浮着，漂撞着，他们抓抱残木破舟，随着万丈庞然水体，涌向天台山脉，涌向几百里的四明和会稽山脉。他们往山脉的高处山岭逃命，但后追的洪水无休无止地扑向他们，淹没残生，覆灭所到之处。

河姆渡人挣扎在生死线上，随洪水冲击，漂过天台山脉、四明山脉和会稽山脉，涌向天目山脉顶峰。越过天目山后，过长江，只有八人活着到了中原高地。

河姆渡人的后裔跟随尧帝舜帝重返河姆渡土地，尧舜之后，辅佐大禹治水。他们的后人被称为越人、吴人，再后是楚人、秦人、汉人、晋人；南北朝时期的河姆渡人是不该称为宋人、齐人、梁人、陈人的，也不知道那时宁绍平原上的人该称为

什么。以后他们成为唐人，五代十国时候是吴越人，再后被叫为宋人、明人、清人；在近代，他们被称为民国人和中国人。河姆渡人，宁绍平原人，现在的宁波和绍兴地区人，他们的称呼随时代更改，他们的血统是土著河姆渡人。

二

聆海每次从宁波到祖籍湖州，要经过三条几乎平行的山脉，四明山脉、会稽山脉和天目山脉。火车在山脉底下静静地驶过，仿佛怕惊醒永远沉默的甬江和曹娥江。驶过萧山，聆海才领悟到江河是有脾气的，钱塘江奔流得气派，当月满潮高的时候，钱塘江吼叫着，誓将聆海挡在钱塘江口的南段似的。

浙江山脉都由西南向东北延伸，几座百公里长的天然屏障，地势越往西南越高，东北余脉脚下，土地低平，河网密布，形成平原。天目山脉底下是鱼米之乡的杭嘉湖平原，而四明和会稽余脉下则是宁绍平原，天台山脉蔓延入东海，若连若断，点点滴滴，洒成舟山群岛。杭嘉湖平原以北曾是无可争议的吴国地界，而它以南，则是越国的土地。吴越两国在杭嘉湖平原上有过战争，结果勾践的越南大败，越王勾践去吴国做了奴隶。

宁绍平原上的江流都很短，没有天下伟观，曹娥江一百八十公里，而甬江也只有短短一百三十公里。那些江河灌溉宁绍平原，不耀眼，却独自流入大海。宁绍平原上还有小浹江、芦江和大篙江，它们短小得几乎不能被称为江流，却也独立、与世无争地融入大海。河姆渡土地土壤肥沃，掉下的种子不种也会发芽；江河湖海里的鱼虾，随潮汐而来，迷路在水网里，退潮后的海滩，鱼虾随手可捡。宁绍平原富饶，稻米丰裕，五千年前就有余粮酿酒。

余姚江是甬江的北源头，从西北向东北流经宁波。它与宁绍平原上的其他江河一样，不雄伟，又短小，更无漓江那样的美丽，但余姚江古老，古老得可以和尼罗河相提并论。聆海对此并不感到骄傲，因为中国的江河，除了少许人工开掘的，都是古老的，更不必说长江和黄河了。但余姚江的古老文明是创世纪的，它的生命和河姆渡文明，和舜帝禹帝传说连在一起。

七千年前，河姆渡人就生活在姚江边，新石器社会没有战争，没有伟人的社会实验，没有税赋和沽名钓誉。他们种植水稻，用牛耕地，畜养猪狗牛羊。先古河姆渡人用过手工纺轮，酿过稻米酒。他们临水而居，泛舟江湖，吹奏骨哨，一副世外桃源模样。

会稽山上的禹帝陵，自秦始皇始，历代帝王来此朝觐。大禹治水，治的是河姆渡土地上的水系。华夏之大，千年演变，舜帝禹帝的出生之地传说纷繁，但宁绍平原人坚信舜禹二帝出生在余姚江边，坚信舜禹是河姆渡人的后人，而他们是舜禹的传人。

五千多年前的那场洪水是千年大海侵，洪水来自海上。那场全球性的洪水纪录在犹太人的《旧约》中，在古印度的传说中，在巴比伦的故事里，也刻在会稽山大禹陵的碑文中。那场大水淹没了先古河姆渡人的文明。

三

在聆海的眼里，宁绍平原人的性格就像这里的水，从不炫耀，独流入海。

聆海不是钓鱼迷，也不是一个喜欢郊游的人，但他喜爱坐在姚江大坝上，钓鱼是他的借口。自从宁波车桥街的老房子拆除后，父母搬到了宁波西门，离姚江大坝更近了。每次回国，他都会来这里，静静地一人坐在姚江大坝上，回忆那一场海侵，不是五千年前的那一场，而是近五十年的那场。

聆海喜欢凌晨来这里，四周仍然是黑的。他找到他的地方，摸到他那一块大石头，将鱼线放下，等待光芒的出现。早晨，当云层里透出嫩光，反射在云中，姚江的世界渐成混沌，迷迷茫茫，乳白色一片。第一束阳光是嫩黄色的，它创造了新的一天，分出了天空，勾出了姚江水。自这一时刻起，有新的天空、新的姚江、新的大坝、新的人。柳树条在岸上摇曳，小鱼在水中跳跃，停在水草上的蜻蜓起飞了，点着水，追逐着蚊子，但蛇总是躲在水草下，一动不动的。河姆渡生灵目睹着新生一天的到来。

聆海能在那里坐很久，他发现自己置身在宁静中，却心想着坝下向东急流的

姚江水。说不出为什么他总是惦记着，也许是担心姚江水一路的跌跌撞撞，担心它不可驾驭的野性，担心将来还会有千年大海侵。

当聆海写下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宁绍平原上的海侵似乎退尽，不时有海侵的余波。与五千年前的那次海侵相比，这次的海侵给河姆渡人留下更深的恐惧。那种恐惧是能改变土著河姆渡人的基因的，是几百年也不会消逝的，在深夜梦幻中也会撞击河姆渡人的心灵。

人类的进化有过太多的恐惧，人性演变了，进化不一定是进步。唐朝的安史之乱，改变了土著河姆渡人的天真，明清的文字狱使土著河姆渡人有了变态的内向，而这次的大海侵解放了他们的丑陋，屠杀了他们的善良。

聆海将河姆渡人的故事，讲给在美国出生的女儿听。他的故事里那些隐隐约约的比喻，无可奈何地反射了他的恐惧、他的不平衡。女儿问了几千个为什么，还不全懂河姆渡人的故事，不理解他们的荒唐，就像盛唐的人不理解元朝宁绍平原人的煎熬一般。

以下是聆海讲给他女儿的故事。

第一部)

第一章

—

自古以来，考查宗谱的人大凡有几种，金榜题名的，升官发财的，或怀旧败落的帝王贵族后裔，毛桂生不属于这几类人群，他没有与祖先沟通的必要，但毛桂生是四明山毛村人，这是他的永恒特征。

四明山脉，连绵山峰二百八十多座，山多人少。分散的村庄在山岙间，有溪流缠绕着，群山包围着，毛村就是这样的村庄。虽然几千年断断续续的中原战争，北方人口不时南迁，但很少有落根到毛村的。清朝以后，宁波对外港口又给封闭了，毛村更少有外来人口带来的新基因。毛姓家族与临近的村庄世代通婚，到毛桂生那一代，方圆几十公里的四明山里，那些土著人几乎都算得上是毛桂生的亲戚。

近亲婚姻，使毛村人生育了好些痴性的后代。痴性不是愚笨，也不是疾病，痴性更不是条件反射所固定的愚忠，痴性是人的一种超强执着的性格。痴性用在读书上可以中举人，痴性的戏子能成为越剧名家，痴性的恋人撞坟化蝶的，这样的痴子也出了个真龙天子，但坐了很短的江山。

桂生出生在毛家的四合院里，到他这一代，四合院不再是独家用了。

毛村的村前是一片古树林，百年古树，参天蔽日。穿过古树林有一条溪流叫毛溪。雨季多水的时候，溪流开阔急速，它成了毛村人的大江河。毛村的两侧是山坡竹林，四季翠绿。竹林的尖端插在风流中，吹摇出沙沙的低音，长年不断，衬托了毛村的宁静。毛村背后是四明山的高峰，从后村上山，先是渐渐升延的梯田，有方形的、蚕豆形的、半月形的。石头砌成的低堤围着水田。梯田以上是茶树田、

桑树林，夹着不多的桂树。秋天的时候，满山的桂香，到处是金色的稻田。

毛桂生出生于1931年的秋天，他是长子长孙，毛家族人称他为大少爷。他出生的那年头，他父亲毛老爷当家，那时家里只剩下几个佣人，长工是临时雇用的，到农忙季的时候，有他村的农民来做季节工。但毛家以前是大户，毛老爷的祖父在世的时候，拥有毛村大半的耕地。毛老爷的父亲多妻多子，在他手里败了好些田产，他将剩下的家产分给他的儿子们。1937年日本人占领上海，在四明山脉深山里，又有了新四军的三五支队伍，打富豪济贫民，毛老爷哪敢在乱世里收购族人的土地。

毛桂生从小天资聪颖。很小的时候，他上过一年的私塾，读了些四书五经。新生活运动来了，毛桂生去新小学读了好几年的书。自从识字以后，他对工具机械有兴趣，喜爱玩弄机械工具，家里的族里的工具都弄熟了，也摔坏不少好东西。他常到邻村的余木匠那里去，后来拜余师傅为师，做起木匠活来了。毛老爷很少管家事，儿子喜欢读书又能弄机械，毛老爷就随了他主意，让他跟着余师傅学做木匠。

1941年日本人再次进攻宁波，从飞机上到处扔炸弹，细菌炸弹也有。日本人1942年占领宁波平原，宁波的繁荣可谓昙花一现。日本人一统吴越地界，上海宁波到处是日本人的哨兵，但来往甬沪的交通却比一年前方便多了。

1944年，桂生跟着余师傅在上海宁波走街串巷。余师傅在宁波开明街有一个小作坊，但他们大半的时候在大户人家府上做工，吃住在雇主家。毛桂生学了一手好木匠手艺，他又有教养，有文化，交谈举止自然与普通跑街学徒不一样，招来府上女人的媚眼。他发育得早，日本人投降后第二年，毛桂生已经是一个小伙子了，学徒期也满，师徒俩共同做生意。他长得长方脸，眼睛很有内容，有越人天生的内敛。在宁波上海做工，难免遇到花花世界里的女人，他的性欲日渐亢进。每次亢进的时候，他总是急躁不安，用不完的力气，他往木头上发泄，劈砍锯刨，直到一根大树桩粉身碎骨。他一定要使完全身力气，才能睡得一个好觉。

毛桂生不是一个好色之徒，但激素代谢使他想入非非。不知多少次，他停下手上的活，急急忙忙地回到自己的房间，一头睡进被窝里，耻骨顶在床上，直到山

洪暴发,然后舒服地睡去,醒来时又是一个理智的毛桂生。他少爷式大手大脚地花钱,又有亢进的性欲,他生来就一贫如洗。淮海战役那时,他喜欢上了上海四马路的烟花楼,那个四明山来的公子,与女人睡了大觉,毛桂生见识了,他再也不是男孩了。

毛桂生决意不娶毛村的女人,他不想回四明山。他要城里的那种会欣赏音乐,能上电影院,手上有钱而且花得优雅的女人。上海宁波有的是富人,桂生有一张地图,标记着那些给过他媚眼的少女,尤其是章文英。

与弟弟树声相比,毛桂生的痴性弱得多。他喜欢章文英,送了她亲手做的最好的红木雕刻,但他知道他们间的鸿沟。

毛树声比桂生小一岁,他天生反社会,却是个老实人。从概念上分,毛树声是山里的隐士。他有毛村人典型的痴,他过目能诵,七岁能背《离骚》,他着迷宋代四大书法流派。毛树声的痴是危险的那一种,他读李白的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时,拿了书卷就离家去游荡,独自到天台山去了。他熟悉天台山脉中的所有寺庙,与方丈们对过佛经教义,寻找过李太白的仙迹。他也到过天目山、武夷山,他喜欢吴越的山脉,四明山实在是他理想的家。

毛树声有中国文人的通病,他自称隐士,却想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;他很少毛遂自荐,却终年等待着刘备的三顾茅庐。毛村与奉化溪口只隔了几十座山峰,毛树声仰慕蒋中正,当他想给蒋中正写信的时候,蒋中正下野回了奉化老家。毛树声对仕途满腔抱负,却纵情于名山旷野里的逍遥。

对婚姻恋爱,毛树声也有一样的毛病,向往自由恋爱,却没有勇气走出第一步。他向往着天仙配,却要小姐对他三顾茅庐。在现实中,毛树声16岁那年,由村里的媒婆做媒,在父母包办下,与同村从小相识的兰凤成了亲。结婚不到半年,兰凤怀孕了,到1948年底,毛树声已是一个做父亲的痴子了。家境日渐贫落,他又有一家三口要养,这以后他很少有时间读圣人的书了。对兰凤来讲,这是一件大好事,因为毛树声开始讲凡人的白话。他帮着父亲管着半个山坡,收些山货,记写家里的账目。

毛树声的声音穿透力很弱。他最怕让他到两军阵前去传话,他的喊叫要到敌

人的长矛机关枪下才能被听见，这无疑在谋害他。

二

1949年春节后，蒋介石在淮海战役吃了败仗，隐退到老家奉化。上海宁波物价猛涨，战况每天在变，看样子江南也守不住。

毛桂生回到了毛村。兄弟俩好几年没见面了，今天见了，他们格外地高兴，天南地北说着话。毛桂生在客堂间踱着步，他调笑着说：“娘西匹，田产没了，你倒成了一个种田人了！阿根也走了几年了，这地方没了阿根就不一样。”他在客堂间已踱了半个钟头了。突然，他觉得该停下来了，他双手背托着八仙桌，用力一蹬，坐在桌面上。

树声坐在八仙桌旁的红木椅子上，叹气说：“败了，毛家败尽了。”桂生玩世不恭地说：“败了好！毛翁失地，焉知非福？”树声问：“你这次回来就不走了？一起种田？”桂生反问：“我像一个种田的吗？”树声认真地说：“我能做的，你当然也行。”桂生不以为然，说道：“你我不一样。你喜欢田园山色，又结了婚，媳妇住在家里，儿子也张口吃，长工走光了，你不种田谁种？叫你媳妇喝西北风去？”他接着半开玩笑地问：“老二，你这么年轻结什么婚呢？是不是管不住你那玩意儿？”

树声被激怒了，他提高了嗓门说：“你就不能说一句好听的！”桂生说：“我就想激怒你，我们吵架打架，打架后我就可以走了。”树声像抓住把柄似的说：“这是你说的！你每次来都是这样，这次我偏不发火，省得给你打架的借口。”桂生笑道：“到底有城府了！你最近不打算出游了，天目山的女人不喜欢你了？”

树声笑道：“天目山的女人比四明山的更女人。你肯定没见过，她们个个长得好看。”桂生说：“都是山里女人有什么不一样？你不会到上海去看看？”树声武断地说：“上海女人都是妖精！”桂生嘲笑：“你们这些读书人就是这样，喜欢有情感的，还要带有田园山丘的情感，现在是什么时代了，蒋中正都逃回奉化了。”树声问：“你又去了上海了？”桂生说：“去年去的上海，跟师傅去了南京路。娘西匹，南京路比宁波江厦还大，晚上一片通红，到四马路找一个女人，不到十分钟就跟你

睡觉。”

“吹牛？”

“吹牛，你阿哥什么时候吹过牛？”

树声说：“那些都是烟花楼里的女人，都是妓女！”

桂生说：“妓女又怎么样？做那事她们懂，直来直去，也不费精神。你那些天目山的女人会跟你睡觉？除非你娶她。”

树声说：“找妓女，宁波也不少，为何一定要到上海？”

“上海的不一样，上海女人见过世面。怎么样，阿哥带你去？”

树声笑着说：“又少钱花了？想骗我的钱，你这点小算盘我还不知道。你这花佬，我以为你这几年长进了，原来天性难改。”桂生说：“你能有什么钱，有钱你还会种田？”树声说：“这话倒是人说的，你知道家境败落，就剩前村那几十亩地了。照现在的速度，共产党明年就打到宁波。四明山的游击队早就不闲着，他们打富豪分田地，与其被别人分了毛家的田产，倒不如卖了！”

桂生说：“你不想种地，卖田倒是一个好主意！但前村的那些地不是我们家的。”树声说：“阿爸阿母听你的，你跟他们说说，让他们别留着这些破田地，夜长梦多的。”桂生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他们听我的？你这是把我的头往灶上烤！他们什么时候听过我？他们听我的，我会跑街当木匠，像要饭的一样？”

树声问：“那前村那些田产怎么办？”

毛桂生漫不经心地说：“跟你说那不全是我们家的，也由不得他们做主。”

“难道你想让阿爸成为地主不成？”

“如果蒋中正守不住江南，地主不地主有什么两样？宁波城能不被毁？”

树声大吃一惊，他盯着桂生，问道：“真的？”

桂生心中暗喜，他知道自己还能捉弄树声。从小时候起，他就魔高一丈，时常使树声坐不是站也不是的，直到他垂头丧气，他再把树声激奋起来。桂生本是开玩笑的，但树声真相信了。

树声站了起来，他激动地说：“我要逃出去！”

桂生忙从八仙桌上下来，劝着说：“老二，你又发病了，不会有事的！他们早进

了北平，没有事啊。再说如真有事，他们也一定会将工匠、书生、有学问的留下来的。北魏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大不了你我到大同去，替他们造云冈石窟去。成吉思汗也留下工匠，替他打造攻城云梯。你有这身肌肉，又有文化，谁见了不喜欢呢？”

树声真给激怒了，他上去一把抓住桂生的衣襟，另一只拳头朝桂生打去。桂生看着打来的拳头，轻松地躲过，赶忙说：“老二，你说今天不发火的，怎么讲了就忘了。你想打架？那好，打完了我就可以走了。”树声听了，松开手，兄弟俩隔着八仙桌坐了下来。

屋外的石板地上传来雨滴声。天气也奇怪，阵雨跟着太阳一起来的，毛村顿时清凉起来。院外的白鹅摇摆着身子走了进来，领头的是雌鹅，紧跟着一群小鹅，雄鹅压在最后。它们高兴地戏弄着雨水，直到山坳里刮起风，它们才垂头丧气地躲到屋檐下。

兄弟俩望着屋檐下的白鹅，各有所思。桂生说：“今天吃什么？你看那头肥鹅，还伸着头颈朝客厅里张望。”树声问：“为什么先宰肥的呢？”桂生反问：“不宰肥的，难道还杀瘦的不成？没听说‘树直先伐，泉甘先枯’的道理？”树声说：“这不公平！别指望我替你宰鹅，我可不杀生。”

桂生说道：“我想明白了，现在我不是大少爷了，这次回家，恐怕吃不到毛村白斩鹅了。好在我是个木匠，这个家就我算是无产阶级，还是我自己来吧！”毛桂生坐得太久，想站起来，却两腿发麻，他取笑着说：“我站不起来了，今天肯定吃不了鹅了。老二，你说我们将这群鹅放生了，它们会怎么样？雪渡寺里有放生池，池里有乌龟，你把白鹅放到那里去，一定会积德成佛的。但我敢肯定，放生后不到一天，它们都会被人吃了。”

树声说：“肯定不会被出家人吃的。”

桂生问：“如果将白鹅放生到无人的天目山山顶上，一头野猪就能将它们吃尽了，会不会？”树声反问：“野猪吃肉？”桂生说：“没听说峨眉山上的猴子能吃人？放生也救不了它们，与其被别人吃了，还不如自己享用。老二，你还是有生杀大权的，只是你不知道就是了。”

树声是聪明透顶的人，才不会陷入桂生的圈套，他说：“你想吃鹅肉，自己去杀

不就是了，非要哄骗着我替你干。你吃不上肉，关我屁事，我才不会有内疚感。”

桂生站了起来，大声嚷道：“你空有这一身肌肉有什么用？看我把这群鹅都杀了。”说完，他走出客厅，惊起了躲在屋檐下的白鹅，它们被桂生撵得连飞带跑出了四合院。树声追着喊：“阿哥，别忘了，杀鹅前跟阿母说一声。”

三

毛桂生到厨房见过母亲，树声媳妇也在那里，阿娘见到桂生，她由衷地高兴。

上了年纪的女人总盼望长子在身边，她当然也喜欢树声，但树声太痴，读书太多近似迂儒，脾气直转不过弯子来。毛树声读的那些四书五经就是太严肃，他住在家里一天也说不了几句话。本以为树声娶了媳妇，他们年轻人能说说笑笑，但兰凤也是个痴子，两个痴子结了婚就成了一对傻子，家里仍然沉闷。孙子出生了，整天只知道吃拉尿睡，一岁多了也不会说话。桂生出现就意味着热闹，阿根在的时候，家里杀鸡宰羊，而桂生喜欢打闹嬉骂，他在家是从来不正经的。

“阿母，你也亲自下厨房了？今天是阿爸的生日？”桂生站在灶前，边说着边揭开锅盖，他又说：“要知道是阿爸的生日，我早就去杀鹅宰猪了。”

兰凤跟桂生打招呼，说道：“阿哥来了。”桂生冲着兰凤说：“笨，你真笨，怎么会嫁给毛树声呢？包办婚姻就是不好，是不是？”兰凤红着脸说：“阿哥还是老样子。”

阿娘站起来，假装严肃的样子，说道：“你这叫花子，喝完了树声的喜酒，当天就走了，这一年四季都野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桂生笑道：“兰凤与树声自六岁起就结婚了，我回来喝了他们重婚酒，有必要住在家里凑热闹吗？”阿娘也笑了，说道：“不要拿你兄弟媳妇取笑，老是没正经的。兰凤这辈子注定是毛家的媳妇，树声从小就看上她了。”

兰凤说：“阿母也给阿哥传染上了，拿我取笑。”兰凤想起了什么，认真地对桂生说：“今天不是阿爸的生日，你又在乱讲，是不是？”桂生问：“你说呢？说你和树声都痴，你们俩还不承认，连阿爸的生日也记不清，阿爸还说树声比我更孝呢！”阿娘说：“别拿老实人开玩笑，你说去杀鹅，去吧，自己去挑。阿根不在了，就你会